

# 澜沧江畔木棉花

□ 杨卓如

春天来了，我想起了乡下的春天，应该开满了桃花和杜鹃，报春花和野菊花，野菊花和打破碗花……那些都是我孩提时最熟悉的花儿。而最让我难以释怀的却是木棉花，那澜沧江畔红得似火焰般的木棉花。

其实，我童年时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过木棉花。家乡漕涧是一个位于滇西横断山脉之间的高海拔的冷凉坝子，家乡没有木棉。

我知道木棉，是参加工作以后。第一次听人说起时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可是，那一年，我被抽调参加农村工作队，在澜沧江畔的功果村第一次见到木棉花时，我真的被木棉树的伟岸和木棉花的热烈所震撼了。高高的木棉树矗立在澜沧江边，它开得红艳而又不媚俗。木棉花又称“英雄花”，它的壮硕的枝干，顶天立地的姿态，英雄般的壮观，花朵的颜色红得犹如壮士的风骨，色彩就像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树梢。而笔直摩天树干和如华盖般的树冠更是给人以巍然凛然肃然之感。

木棉树的名称其实是更让我好奇疑惑的。我想，木棉花，它一定跟棉花有着某些相同的共性。比方说，它是一种生长在树木上的棉花，所以叫木棉。后来，我的想法得到了印证。我驻村的房东

老乡告诉我，木棉之得名，就因为它能结出棉花一样的绒毛。他拿出用木棉花绒毛填充做成的枕头给我看，抚之，十分柔软，十分暖和，堪称枕头中的极品。

每天在木棉树下与村民们一同劳动，对木棉花就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认识。夏天，木棉梭状的果成熟，烈日下，果壳被晒透，里面的种子带着棉絮，飘飘洒洒，像雪花一样随风飘扬。里面的绒絮比棉花更光泽，而且不吸水、有弹性，于是常常被人收集起来填塞枕头、床褥和坐垫。据说，古时候，澜沧江畔的阿昌人、摆夷人、蒲蛮人还用木棉来制作衣服和绒毯。不过，我见过的木棉树，似乎都只开花、不结果。澜沧江畔的气候虽然四季湿热，但真正花开最盛的季节，依然是春天，木棉花在春天里开放，略迟于桃花和杜鹃。

与别的植物不同，木棉，保留一个冬季枯败的黄叶不落，直等到春天，那黄叶才一片片落下来。然后一边落叶一边开花，直等到花谢落了，那黄叶才跟着一片片落尽，然后发出新叶。

在澜沧江畔的功果村，常常看到村寨前或村道旁，红艳艳地生长着一两株木棉树。那树高大魁伟，远远高出其他的树木，树身粗壮且挺拔，就像是这些村寨的

守护神。

木棉花开花时，那一朵一朵硕大的花朵，红得像血，远远看上去像点燃一树烽火。但让我奇怪的是，那花谢了时，却从没见地上遗落过一片花瓣。后来我发现，与别的花不同，木棉花谢时，常常整束掉落，所以见不到花瓣。后来我听人说，木棉花掉落时，常常被当地人拾起来，拿回家晒干了煲汤煨茶。村民们认为，木棉花清热解毒，有止泻去痢的功效。民间有“单方气死名医”之说，也许此物真有疗效，也许这只是一种传统和习惯吧。

我心里一直疑惑，木棉花，为啥又叫作“英雄花”。一次和村民们在树下锄禾，忽然一朵木棉花从树上落下来，正落在树下的田埂上。我拾起木棉花，仿佛拾起一种疑惑，于是向人打听：“木棉花，为啥又叫英雄花？”

一位老者听了后，并不直接回答，却跟我提起了木棉树前澜沧江上的功果桥，提起了在抗日战争中的滇缅公路，功果桥作为滇缅公路的咽喉，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，抗日军民护桥护路，用鲜血和生命保障了桥梁畅通的英雄事迹。功果桥在战火中屡断屡通，使这条中国抗战物资的输血管线成为“炸不断的滇缅公路”，谱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可

歌可泣的英雄篇章。言毕，老者看着滔滔澜沧江和巍巍木棉树，幽幽地说：“木棉花开硕大，谢落时干净利落，花掉落时从不褪色，也不萎靡，像英雄道别尘世，很有气概，所以便得名了。”

其实，这位老者的感叹是有缘由的。老人家正是抗战时期功果桥的护桥工，流落于此安家的。老人家参与了当年抢修被日机炸毁功果桥的战斗，亲眼目睹了日机的狂轰滥炸和抗日军民的英勇无畏。澜沧江畔的木棉树那火焰般的花朵见证了这可歌可泣的历史。

查阅史料，得知最早把木棉花称作“英雄花”的，是清代人陈恭尹。他在《木棉花歌》中写道：“覆之如铃仰如爵，赤瓣熊熊星有角。浓须大面好英雄，壮气高歌何落落。……”

木棉花依然在每年的春季开着。在相同的季节，以不同的姿态开着，开得火红，开得热烈，开得热情而奔放。

2012年，功果桥水电站建成发电了。江畔红艳艳的木棉花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当我站在当年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这片热土时，功果的巨大变化，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。功果桥水电站于2009年大江截流，这里出现了“高峡出平

湖”的潋滟景色，湖光山色，十分迷人。雄伟的大坝，高105米，长356米，矗立峡谷。右岸地下厂房内安装4台225MW机组，是电站的心脏部位。高大的输电铁塔挽起粗壮的输电线，把强大的电力送往广大的城乡。电站的下方，一座新的现代化的功果大桥，如长虹卧波，飞架澜沧江上。江畔，有一株木棉树，高大、魁梧，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。许是上了年岁，树叶便渐渐稀落，花谢也快。经过时，看到树下有三两朵花落下来。我于是拾起来，想拿回家。同行的朋友见了就问：“你这也是要拿回家煲汤么？”我听了就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。”朋友听了就奇怪地看着我。我其实只想拿来仔细看看。看看这整朵花谢落时究竟是什么模样。花开五瓣，火红而无任何杂色，花瓣、花萼和花蒂整体掉落而无任何损伤。

我于是便想起来，当下应是木棉花盛放的时节，再过些天，也许木棉花又该谢了。我想我是否该趁最近几天，重新拍下一张木棉花完美绽放的照片。我当年在这里与村民们共同劳作的天地是找不到了。最好是把木棉花与电站大坝同窗拍照，并且取高处当年的高炮台做背景。

我问自己：我这是为了珍藏什么？

## 我是一条鱼与花儿亲吻

黎利民

站在清风楼  
鸟瞰荷塘  
没在意花开不开  
歇见泥里的藕  
冲破淤泥尘土  
洁净了岁月

远道而来拾香的驴友  
读不懂荷塘月色  
迷离的双眼  
只知道按快门  
油纸伞下  
仙子若隐若现  
唱上一口荷花酿  
脸上沾满夕阳

其实我是一条鱼  
于荷塘深处  
与花儿亲吻  
等待一个春秋  
不管风景怎样看我

## 小松鼠

罗家贵

小松鼠  
恐惧不安惊魂不定  
还没有饱食果腹  
却已临近黄昏

夜幕越来越近  
面对夜幕的吞噬  
小松鼠战战兢兢  
不停地“咯咯”呼叫  
渴求把这夜幕给撕开

夜幕最终轻轻地  
覆盖了小松鼠的家园  
它只能无奈地钻进巢穴  
期待明天清静的黎明

## 夏末的连阴雨

羊瑞林

夏末的雨  
下起就不想停  
下得缠绵，还下得温柔  
几天了，还下不止息

乌云布满天空  
难得见到蓝天和阳光  
雨丝里有些冷意  
酷暑的炎热也一扫而光

田野的稻禾在茁壮成长  
农人已把青玉米搬到市场  
那里还有各种时鲜蔬菜  
难得的菌子也趁机登场

公园里的花木  
已不用抽水浇灌  
高山吐出绿意  
那里原是牛羊喜爱的牧场

一切的改变  
都靠了夏雨的浇灌  
只是今年你来得迟了些  
现在是否在报答那久盼的目光

撑把伞走进你的雨丝里  
我要去看那雨中鲜花的开放  
我要去听雨中森林的歌唱  
还要去看燕子在雨中轻盈地飞翔

## 洱海行笔记⑮

# 小邑庄记

北雁

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阴

与北生久相连的是小邑庄，刚走进这个村落，就看到一条由房舍相夹的水沟。伴着热烈的狗吠，我走出村庄，顺着水沟一直走到洱海边，在离人海口还有五六米的地方，河床还原成了泥土色。湖滨的柳林里，又响起了快乐的鸟鸣，几十种鸟的歌唱此起彼伏、又互为响应，让人不禁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结庐而居的恬然诗意：“我发现我自己突然跟鸟雀做起邻居来了，但是我把一只鸟把它关起来，而是我把自己关进了与它们邻近的一只笼子里。”

湖水很清，水苔是绿色的，还有白色的沙石和贝壳、螺蛳壳，清澈的水底现出了一丛丛嫩嫩的水草，似乎也也和岸边的苇草一样疯长。显然这是一块游人罕至的湖岸，刚才走过湖边那片茂密的柳林，我发现湿地和菜地中间隔有一条水沟，水沟上沿有一条由螺蛳壳组成的清晰白线，由水草和腐土组成的湖岸，踩到上面极是绵软，重踩一脚，还能看到一串一串水泡从湖底冒上来。这让我一时想到亿万年的地质变幻，就越发坚信：洱海真是一个伟大的湖！

走到湖边静静地对视洱海，上空的云彩非常洁白，映衬在蓝色的湖水里，水天一色、甚是动人。极目远望，感觉这面湖水亦如一块极度敏感的调色板，西边雄伟的苍山隐去了暮日，湖东至湖西，明暗渐次，白云渐渐变成了红霞，又渐渐演变成了灰黄，最终统归为灰黑。这个幻化的过程又让我想到了这块土地上的远古神话。我想在湖边静静地待上一天，或是如同梭罗一般结庐而居，用一年甚至更多的时光感受洱海的季节交替与色彩变幻，绝对会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美妙。

村庄那边隐隐传来小孩子的哭声，却丝毫不让人感到聒噪，这就是生活毫无掩饰的本真。遗憾的是洱海边的房子实在太多了，多到完全已经破坏了水面的宁静和鸟儿们的居所。柳林后面，还隐藏着好几幢新建的房子，显然也是按客栈的标准来建的。随着交通的改善和旅游经济的迅速崛起，洱海边每一块土地蕴藏的商机都被一点点地剥脱出来，或许这个我此时所立身的湖岸，宁静的日子很快就到

了尽头。

回到村心继续往北，主村道两侧的院落，几乎家家都有果树，出墙的玉兰、石榴、柿子、李子，透出勃勃的春意。还有许多家门口都会种上一小丛竹子，寓意着出行大吉、竹报平安的美好意愿，事实上这在后来还被演变成了平安信，在与此相距不远的大理一中校园内，有一块著名的《种松碑》，作者乃是清道光年间入滇为官、曾任迤西道台的广东籍进士宋湘，开头一诗写道：“不见苍山已六年，旧游如梦事如烟。多情竹报平安在，流水桃花一惘然。”诚可见，当年素有“岭南第一才子”之称的宋湘亦是入乡随俗，以诗代信，内心深处将大理当作故园一般热爱。

村道里，那些年代久远的石墙古巷依旧不断闯入视野，却在日益更新的钢混房子中间显得没有丝毫的延续性和规律性，一种朝不保夕的态势让人担忧它的存在。我一下子感激了那些曾用画笔留住时光的画家们，在岁月的洪流中留下的又是怎样一笔宝贵的财富？

往村中心靠拢，终于看到一棵上了年纪的大树，差不多得一个人来抱，我想它可能是株黄连木。在傍晚的微风中，新发的枝叶在天空中摆弄着柔和的韵律，如同孩子快乐的舞蹈。

沿村路行走，方才觉察到小邑庄其实一点都不小，密集的房屋依旧在两边延续，一条路似乎总走不到头。好不容易看到一条纵向的村路，我想这应该是一条纵贯村落的主路，此时就有村民紧跟着我的脚步，横穿大半个村子来到此处搭车回城。十字交叉的路心，晚集还没有散。往东面看，一块高大的照壁立在路心的大青树下，上面大书“腾蛟起凤”四字，笔力苍劲，颇有文献名邦的古韵。照壁下面的石栏上，有两三个老人正悠闲地坐着聊天，却是一幅感人的黄昏晚景。

绕过照壁，洱海就到了。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妇女，领着两个小孩，两个孩子顽皮得像是一对刚出门的牛犊，步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息。能把一天的最后时光交给洱海，这就是大理人民的幸福；常常把自己的心思倾吐于洱海，则是一种更大的幸福。

# 我们小村

□ 胡家义

窗外

外是山，山后是山，山后还是山。弹丸大的小村，包在重峦叠嶂的山峦和林莽中。

早晨

喜鹊，或立在树梢，或蹲在墙头，或站在屋檐，你言我语，扯腔拉调。其他的鸟儿们操着各自的口音，也纷纷加入晨曲中来。

新的一天在鸟儿交错起伏的音乐声中展开。随着清脆悦耳的鸣叫声，鸟儿们会飞离原地，从我眼前的天空飞过，以快不可挡的速度隐入院外的香樟树上。它们也会向我飞来，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蹲在细细的电线上或立在铺着青瓦的屋檐上，向我频频示意，亲热地叫个不停，我在院内的走动丝毫没有惊扰到它们的生活，打断它们传播诗意。其实，在村庄，鸟雀是不怕人的，不论是成群结队的喜鹊，还是喜欢将巢穴安在高树上的斑鸠，还是房后山坡上的鸫鸟，它们都把村庄当成家，把青色的瓦舍当成练兵场。在这里，它们盘旋、俯冲、跳跃、踱步，将山村戏成一幅画。

偶尔，小道上会有脆亮的讲话声传来，伴随着脚步声的欢快，

村民们或上街或上地里或送孩子上学。

巴掌大的街场，菜摊“一”字摆开，在早晨买菜买菜的熙攘声中，掀开新一天火热的面纱。菜摊对面的店铺，总是不慌不忙、淡定从容，店门总在喧嚣热闹声中悄悄推开。在一阵油盐酱醋茶的语调之后，小街趋于宁静。蓝天白云下，和街场一起坚守的是店铺的生意人或过往的庄稼人。

民以食为天。庄稼地里，勤劳的庄稼人已经在施肥、锄草，玉米在拔节，水稻在抽叶，果实饱满。田间地头不时飞出清脆的歌声。小学里书声琅琅，读书声穿过校园的花坛，缀上碧绿的枝头，回荡在校园的上空。

中午

风的裙摆拖过天空的蔚蓝，大朵的白云掠过田野、山峦和小河。太阳的脚步近了，在头顶。

河柳在正午的暑热里摇曳荡去，布谷鸟和鸫鸟藏在村前村后的果园里乘凉。

街场中央，太阳伞制造一方阴凉。卖油粉的女子好像心里装满了春天，把自己笑成一朵花，传

递着蓝天白云下这方土地的热情和厚重。

54只扑克牌，将老人的心聚在一起，聚在四方街。爽朗的笑声如磁石般吸引了从田地里归来的庄稼人，围观一通、谈笑一通后，各自散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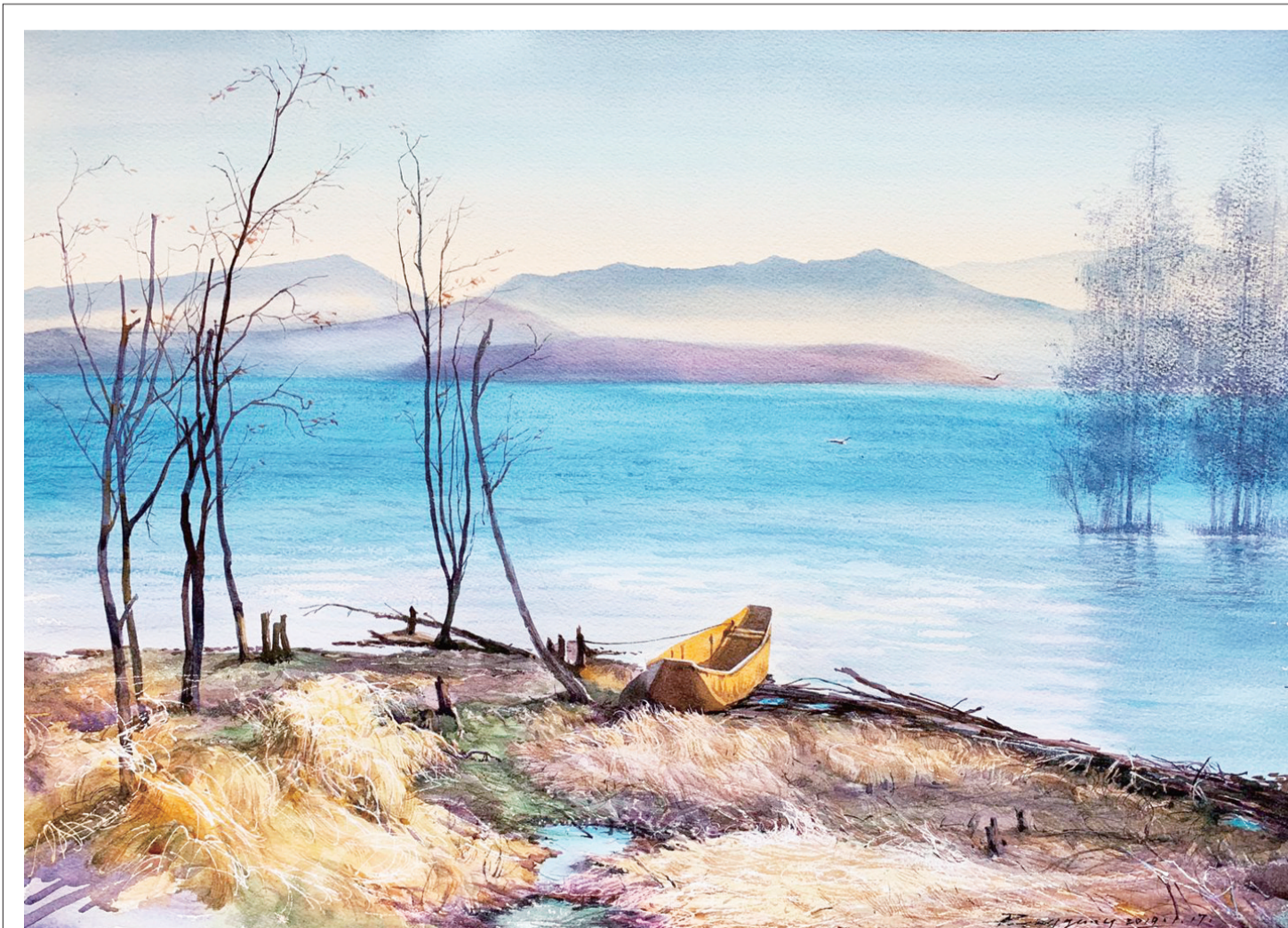
偶尔有小汽车开过，停在街的一侧，溅起几片花瓣，除此之外，天地间寂静无声。

傍晚

流风向晚，送来阵阵凉爽。远山晚霞万道，近处炊烟袅袅。鸟归巢，鸡进窝，牛羊归圈，一派人间好景象。

三五成群的村民，沿着环村的公路悠闲地走，拉着家常，品着花香，看着风吹绿波荡漾的庄稼地，人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，不时发出的笑声比山风还要爽朗。

街场的中央，广场舞的乐曲舒展欢快，舞动的身影闪烁着力和美。太阳能路灯适时点亮路面，点亮古老的四方街。音箱的分贝更大了，迎接着一批又一批散步归来的人们。此刻，人影攒动，欢歌笑语在山村飘荡。



宁静的洱海（水彩画）

彭钢作